

在仙境中回哈尔滨

胡子

回哈尔滨之行，竟让我体会到仙境中奔驰而过的美感。

晚上八点在北京站匆忙上车，简单收拾收拾，安然入睡，一觉醒来是早晨五点十分，外面贼亮，坐在过道的小折叠椅上，看着窗外稀稀落落的村庄，还有两旁挺拔的松树，我这个南方人好奇得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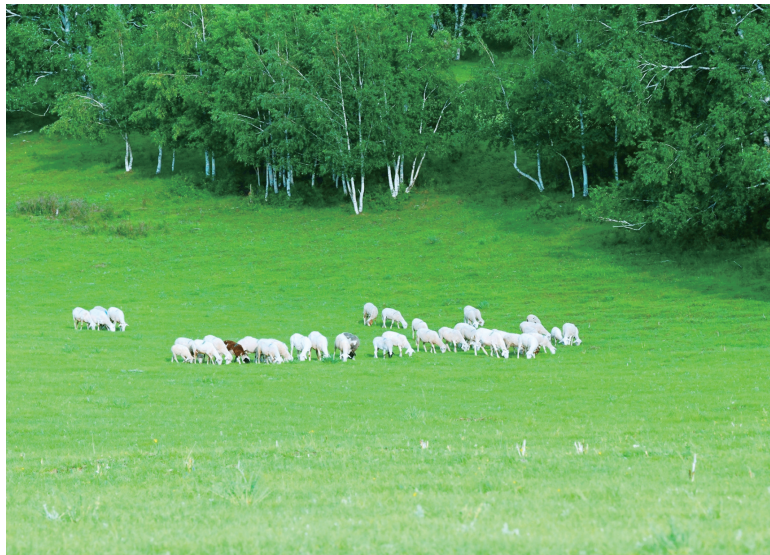
远处一个醒目的“达家沟”，好奇地查了查，全镇总人口才一万多人，还抵不过北京一个小区人口，这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似乎不足奇。我正在感叹地大物博时，恰好经过一个铁路桥，河面雾蒙蒙一片，根本看不清外面的世界，耳畔传来铁路桥独有的咣当咣当声，隐隐约约能看到河面的小岛，再用力张望，也只能在一片模糊中看到一点雾气腾腾的河面。

这一刻让我感觉特别独特，刚还沉浸于平原的广袤无垠，突然就转入仙境般的缥缈，差点让我喊出声，没想到简朴的绿皮车之旅，居然带来如此美的感受。雾气在黑土地上游荡，如同绸面滚来滚去。

看定位，“扶余”，一个陌生又似有所闻的名字，打开手机搜索，原来古有扶余国，只是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实在不够，偶尔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文献中出现，但这并不影响“扶余”的存在，至今还有“扶余”这一区域名就是对这一古老地域的纪念，或者说从一个侧面反应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和古迹的深厚，只是在传承、保护、开发的过程中与南方很多类似文化古迹相比似乎要差一些，但北方的这些人文风情又不是在南方能感受到的。

真的，我建议东北外的朋友坐一趟火车来感受初春时东北大地的早晨。

薄雾笼罩下，松树高耸，很少有像南方那样歪七倒八、横三竖四的旁枝末节。东北平原的松树都是挺直样，或许因为在这寒天冻地的环境里，只有昂然站立才能更好活着，任何的松懈都极易被打倒，和东北人



大地上的珍珠 孔祥秋 摄

一样，高大威猛，豪气冲天。

虽不说一步一景，但也是迅驰中景依然在。

我正感叹松树的挺拔，隐约就看到一群又一群烧黑的木头，一路都是，本来就光秃秃的黑土地显得更肃静，色彩单一得有意境。

外面是雾蒙蒙一片，就跟白茫茫一片似的，根本看不清，极力睁眼望，影影绰绰能看到一个电线杆类的物体，看到仙气在树丛中飘荡。雾浓时，阳光也照不透。红日一出，仙气开始慢慢散腾。真正是“日出雾露余，青松如膏沐”。

不一会，模糊中就看到圆圆的太阳出来了，耀眼的光芒直冲车厢，坐在窗户旁边的我都感觉有些刺眼，车在滚滚疾驰，红日就在不远的高处，也跟着一起走，慢慢升起的状态再配以迅驰的车速，立体感令人意想不到。唐代韩偓《晓日》名句：天际霞光入水中，水中天际一时红。而此刻，阳光、红云、树林、火车还有村落和不时突现的人和物，这种空间组合的变换比水光双色更加如梦如幻。阳光初出光赫赫，千树万土如霞披。这天上的云一直在飘，太阳像个调皮蛋，

一刻都不停留，一会蓝一会阴一会阳一会还暗，日头似乎在云层中躲猫猫，不时露出红羞羞的脸，雾气中的花草万物沐浴在阳光里，灿然一片。

火车上观黑土地平原上的日出，跟站在某一高处或者海边看日出完全不同，火车速度之快，红日跟着就像在天边往前滚圈一样，打开手机对准红日，那红日周边升腾的红焰扑腾扑腾的，直扑眼帘，生动形象又冲击力十足。

来一趟平原看日出吧，海上日出、山中日出、大漠孤烟直或许各有魅力，平原红日圆也定会让你过目不忘。突然想到一句话：“跟着红日走，好运就常有。”

第一次感受这平原的日出，莫名的兴奋刺激，不像家乡湖边的日出日落，帆动船行早已司空见惯。不知道此刻家乡的红日是不是也如此圆，亲人们是不是早就起来在田间地头开始忙碌起来了。家乡可没有东北平原这么广阔富饶的黑土地，家乡的田地都在丘陵中，上下起伏的地势很难大面积机械化操作，而且灌溉收割很多时候都要靠人力。小时候，春耕秋收，因田间

的灌溉或收割，乡人们免不了会有些拌嘴吵架。远不像这大东北的平原，土地多得只要你想种有的是，平整得完全可以机械化作业。看到大东北的物产资源，想到鱼米之乡的家乡，不由感叹祖国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区各有不同风采。我正在火车上，离家乡越来越远，突然有种“子有昆弟居，而我远亲侧”的失落感袭上心头。

离开故乡这么多年，刚刚些许习惯在京的生活，为了事业，却不得不继续向北而行，辞别老婆女儿儿子，独自在外生活，这倒又成了我人生的另一个第一次。当初父亲送我到北京求学回家后，我一个人缩在被窝里，眼眶里的热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，脸憋得通红但还是倔强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第一次和家里通话时我都是哽咽着断断续续说着，电话那头的母亲肯定也是如此，却极力安慰我，明显变异的语音里透露着母亲的心疼和无奈。可如今，我再次远离亲人背着行囊来哈尔滨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还是不期然伴随，说是失落吧，不全是，说是寂寞吧，也不算，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梗塞让人感觉怎么都不得劲。看着这窗外飞驰的草木、村庄还有广袤的黑土地，我的思绪是怎么拽都拽不回来。家乡父母老了，我不能近前尽孝，北京家里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，我又不能亲自陪伴成长，对上对下我似乎都有很重的愧疚，作为中年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我没承担多少，可我又无法弥补，只能在这天地间纵飞挂念的情感，顶多在匆忙工作之余多多电话聊以宽慰。人这一生，千沟万壑迈不尽，千军万马纷至沓来。

树少了，房子多了，也能不时看到车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大都市哈尔滨快到了。不知不觉遐思了一个半小时，这一趟归途倒成了一场没料到的旅途，心情释放了很多。这难得的一次火车之旅，带来的观感体察完全就把一夜的疲惫一扫而光。

水缸躲在戏台下

华明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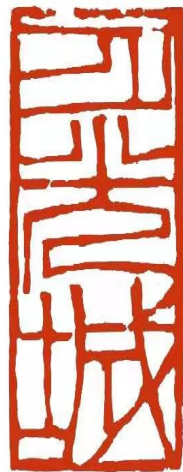
声音反射回戏台，让古戏台更聚声，增强唱腔及念白的清晰度。导游说：“大家猜得没错，但更重要的扩音奥秘，就在戏台下方。大家可以去台上走一走。”

轻轻行走，木戏台就发出“空空”之声。原来，这是一个以精巧的榫卯工艺建造的老柏木戏台，它经过充分挑高，底下暗藏至少一米二的空间。经过充分陈放的木材本身就有一定的弹性，可减少声音传播中的

失真，使演员的声音更加纯净和有厚度。更重要的是，戏台之下，放置了三排共12口大水缸，当年演出时，戏班子里管道具的师傅，会事先把这12口大水缸挑满水，由于声音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快，通过水缸的传导，可以将演员的声音更有效地传递到观众席的后排，弥补长距离传音的不足。

是的，只要这12只大水缸的水挑满了，再合上戏台上的地板，演

员再唱“短笛无腔常遣兴，山谷海水互传音，白日牧羊晚赏景，乘兴步月到海滨”的时候，就更容易把观众带到“张羽煮海”的神话故事中了，因为，当年的秀才张羽，发誓就算将东海煮沸，也要将他心爱的人——龙宫的琼莲公主找回来。他的赤诚心声，真的会让12口水缸都微微颤栗起来，让每一个人都心神摇曳。



在盐城大纵湖风景区，宋氏祠堂是所有的游人都无法忽视的古建筑，这座充满了木雕、石雕、砖雕的祠堂，随处可见雕梁画栋、抱水藏风的设计，体现明清建筑的典雅与匠心工艺。作为里下河地区宗族文化的代表，这座祠堂不仅承载了北宋年间宋氏家族“一门双宰相”的辉煌，还拥有背靠背的内外两座戏台，也是戏曲艺术传承演绎的场所。

导游是一位干练的本地姑娘，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述祠堂中木雕艺术的繁复与精巧，随后，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我来考考大家：古代没有扩音器，在这戏台上，演员们又是如何将唱腔清晰准确地传到最后一排的呢？”有人猜测，是因为戏台三面都筑有山墙，它可以有效地隔离外面的噪音，还可以将演员的